

鋼琴愛好者



廣州鋼琴學會

通訊

贈閱

1994 年 2.3.4 期合刊

钢琴爱好者

(试刊号)



《广州钢琴学会通讯》

一九九四年二、三、四期合刊

总第七、八、九期

94 粤印准字 214 号

编辑出版:广州钢琴学会通讯编辑部

主办:广州钢琴学会

广州乐团音乐服务中心

地址:广州先烈东横路 48 号

大院图书电教中心一楼

102 室 邮编:510500

电话:7714808-266

主编:伍正文

副主编:罗小平

执行编辑:叶波

本期文字编辑:林欣森

林松源

邹洪明

本期美术编辑:邓希路

梁洁

印刷:广州元运印刷厂

本期工本费:5.00 元

目 录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专稿

钢琴家的节日,音乐界的盛会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纪实

..... 本刊特邀记者 盛 方(2)

成功的比赛,潜在的问题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访谈录

..... 本刊特邀记者 盛 方(10)

会务简讯

钢琴教育研讨会在穗举行 本刊记者 周广平(15)

会员的话

把我带进音乐殿堂的天使

——教师节感怀 何英敏(18)

司徒羽会员给本刊的来信 (19)

琴韵悠扬

喜见雏燕又展翅

——记 94 年春燕钢琴音乐会 杨 霓(20)

听向颖钢琴独奏音乐会随笔 乐 萍(22)

钢琴史话

钢琴艺术史漫话(一) 黄 虹(24)

学术园地

关于钢琴演奏的速度问题(摘要) 黄天东(26)

钢琴演奏在歌唱性艺术(摘要) 麦美生(29)

钢琴伴奏的舞蹈训练中的作用 陈敏琳(31)

钢琴必修课程教学中数码钢琴集体课的优势 李 晓(33)

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好处多 王 锐(34)

钢琴新科技

数码钢琴 梁锐祥(36)

新书评介

《简易·快速配置键盘和声》简介 林 晓(37)

考级咨询台

该报考哪一级 李素心(38)

广东省第八届业余钢琴教育考级指定曲目 (39)

广东省第八届业余钢琴教育考级指定曲目解说 (42)

谐谑曲(钢琴独奏) 黄容赞(60)

赠 书

钢琴爱好者

(试刊号)



《广州钢琴学会通讯》

一九九四年二、三、四期合刊

总第七、八、九期

94 粤印准字 214 号

编辑出版:广州钢琴学会通讯编辑部

主办:广州钢琴学会

广州乐团音乐服务中心

地址:广州先烈东横路 48 号

大院图书电教中心一楼

102 室 邮编:510500

电话:7714808-266

主编:伍正文

副主编:罗小平

执行编辑:叶波

本期文字编辑:林欣森

林松源

邹洪明

本期美术编辑:邓希路

梁洁

印刷:广州元运印刷厂

本期工本费:5.00 元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专稿

钢琴家的节日,音乐界的盛会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纪实

..... 本刊特邀记者 盛方(2)

成功的比赛,潜在的问题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访谈录

..... 本刊特邀记者 盛方(10)

会务简讯

钢琴教育研讨会在穗举行 本刊记者 周广平(15)

会员的话

把我带进音乐殿堂的天使

——教师节感怀 何英敏(18)

司徒羽会员给本刊的来信 (19)

琴的悠扬

喜见雏燕又展翅

——记 94 年春燕钢琴音乐会 杨 霓(20)

听向颖钢琴独奏音乐会随笔 乐 萍(22)

钢琴史话

钢琴艺术史漫话(一) 黄 虹(24)

学术园地

关于钢琴演奏的速度问题(摘要) 黄天东(26)

钢琴演奏在歌唱性艺术(摘要) 麦美生(29)

钢琴伴奏的舞蹈训练中的作用 陈敏琳(31)

钢琴必修课程教学中数码钢琴集体课的优势 李 晓(33)

数码钢琴集体课教学好处多 王 铨(34)

钢琴新科技

数码钢琴 梁锐祥(36)

新书评介

《简易·快速配置键盘和声》简介 林 晓(37)

考级咨询台

该报考哪一级 李素心(38)

广东省第八届业余钢琴教育考级指定曲目 (39)

广东省第八届业余钢琴教育考级指定曲目解说 (42)

诸谑曲(钢琴独奏) 黄容赞(60)

赠书

钢琴家的节日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纪实

金秋九月,在历来和谐凝重的北京音乐厅,展开了一场优美中的拼搏、和谐中的较量。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是中国举办的首次国际钢琴比赛,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汇集一堂,可谓群星汇萃、强手如林!评委席上,有来自十个国家和地区的13位评委,他们将为所有选手的表演做出评判。

比赛分两个组进行;成人组22人(18岁至32岁)、少年组15人(18岁以下)。9月19日下午两点钟,成人组初赛正式开始,由于这是一次大规模,高水平的比赛,在第一轮中,大部分选手都显得相当谨慎小心,往往采取“保险策略”,不象平常演出那样兴之所至,随意发挥,他们更多是保证技术上的精确与作品的完整。至21日中午,成人组的五场初赛全部结束。赛后约半小时,评委会就公布了进入复赛的名单:12名选手被淘汰,五位中国选手和五位其它国家的选手进入了复赛。

复赛于当晚开始。如果说初赛每人35分钟的时间并不能令选手发挥出全部水平的话,那么复赛每人一小时的独奏会就绝对是一场全面实力的较量了,到这一阶段,选手们的状态就开始了距

离,中国选手显示出了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三位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选手。七号朱叶,身材娇小,一双手也并不大,但在演奏中,她不仅有着坚强的力度,还具有高超的技巧。年仅十九岁的她,在舞台上非常沉稳老练,弹起琴来丝毫没有普通学生演奏上的那种急躁和造作,她演奏的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音色结实透明,气势摄人;乐曲在她的手中变化多端,层次分明;一曲终了,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出众的控制能力和稳定的技术发挥,使她无可争议地进入了决赛。十一号盛原曾经在1986年的“珠江奖”全国少年钢琴比赛中赢得第一名,是国内比较熟悉的选手。赴美三年,他在演奏技巧与音乐风格上都显得更加成熟。舒曼的《交响练习曲》是一部技巧艰深,音乐风格极难把握的大部头作品,很多钢琴家都将其视为畏途,盛原的演奏不仅在气势上达到了真正的“交响性”,而且全曲感触深邃、结构严谨,激情处如岩浆迸发,柔美处似行云流水。不仅指触细腻,变化丰富,而且整个演绎充满灵感,气质超凡脱俗!赛后,不少评委和观众评价盛原的演奏非常成熟,极其感人。十九号高平也是一位充满灵气的青年钢琴家。他在复赛中选择的曲目匠心独运,特意采用了风格差异很大的几位作曲家的作品;计有

音乐界的盛会

● 盛 方

贝多芬、德彪西、王建中和李斯特。这显示出他把握不同风格作品的适应能力。尤其是他演奏的德彪西《意象集》和李斯特的《梅菲斯托圆舞曲》，前者精致玄妙，是对演奏者音乐风格把握的极大考验，而后者则技巧高难，气势宏大。高平演绎的《意象》触键精妙，音色明丽，乐句舒展，出神入化，人们似乎以看到颤抖的光线与流动的阴影相交织，完全是一幅活的印象主义油画！而李斯特的《梅菲斯托圆舞曲》，高平弹起来技巧辉煌，气概不凡，最后一个音还没有消失，全场观众即响起了一片叫好声！

相比之下，外国选手的发挥就多少有些逊色，似乎状态上不是那么稳定。尤其是在初赛当中获得人们普遍好评的俄罗斯选手伊戈尔·列斯尼扬斯基，由于紧张和练琴过度，在演奏弗兰克的《前奏曲，圣咏与赋格》时背错乐谱，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失误，但毕竟他在总体上显示出了非常成熟的音乐感觉以及对作品风格的良好把握，最后仍然得以进入决赛。

成人组复赛连续进行了三场。这是整个比赛中最为艰苦的一段时间，如果说初赛主要是比技术的话，那么复赛则是对选手在技巧和音乐修养两方面的全面考核，所有的选手都竭尽全力拿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与初赛相比，在复赛

中选手们更加放得开，更加注重音乐上的表现。

9月22日晚十点三十分左右，成人组复赛结束，本来，大会工作人员通知，约需半个小时即可宣布成绩。然而一直等到当夜近十二点钟，才有一位工作人员出来告诉大家，当天不公布成绩了，要到次日上午九点，少年组初赛开始前再公布。很显然，评委们发生了意见分歧，争执不下。选手们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了饭店。23日上午，少年组开赛前，才正式公布了复赛成绩。

比赛进行到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当初没有意料到的变化，按照原有的章程，成人组进入决赛的选手为五名，决出五个名次和一个中国作品演奏优秀奖，而23日公布的结果，进入决赛的有六名选手。为此，记者采访了比赛的艺术总监吴祖强教授。吴教授解释说：

“这次，成人组六个进入决赛，少年组是四个进入决赛，这个比原来的章程上的规定都各多了一名，这也说明了一个情况：就是说，评委们很为难。觉得，就在那一条线上，一刷下去，底下的，觉得很可惜，这样，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在奖金有人提供的前提下，加了一名获奖者，因为成人组进入决赛的人数增加，那么也相应地考虑了（少年组）；特

别是少年组原定获奖的比例就比较低——15个人才有三个进入决赛，所以后来也加了一个。这要感谢评委会主任周广仁教授，及刘诗昆评委的热心资助，我想，选手们和评委们都会觉得这样是合适的。”

这样，为了鼓励有才华的选手，为他们创造机会，评委们达成一致意见，本次比赛中才出现了一个“第六名”和一个“第四名”。

9月23日上午九点，少年组比赛正式开战，与成人组不同，少年组的小选手们都有那么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这些孩子们大多在十六岁以下，最小的才十三岁，他们在台上，都是那么地认真，那么地专注。虽然他们在艺术风格上还有待成熟，技巧上还需要提高，但是，显然可以从他们的演奏中听出他们的才华和灵气，比如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陈韵劼，还不满十四岁的他，戴着一副小眼镜，说起话来俨然是个小大人，下面就是记者在赛前与他的一段对话：

问：“在92年的全国比赛中，你表现得相当出色，许多人认为，在少年组中，你是非常突出的一个。我想了解一下，你觉得自己哪些方面比较有优势？”

答：“我的弹琴嘛，跟以前也差不多。因为全国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整体水平是比较低的。我这个人弹琴是比较热情的。所以说当时我是挺突出的。现在呢，情况不一样，水平比全国比赛要高多了。而且呢，评委是非常好的。他们都是非常挑剔的。所以，也不可能象我在全国比赛的时候，获得那么突出的成绩（获得第一名）。但是在准备的过程

当中，我还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问：“那么对你这次比赛有信心吗？”

答：“信心还是有的。但是，还是要客观一点，因为，这个整体的水平不是随个人的意愿和自己的希望就能改变的”。

问：“就我个人来看，每次比赛，不管是国内比赛还是国际比赛，中国选手之间最强的往往就是上海的和北京的，两方面的选手非常突出。那么这次，你既是代表中国的，也是代表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选手来参赛。你觉得北京方面的选手当中，哪一位对你比较有威胁？”

答：“我觉得，我们组的北京选手，都是很好的。他们在全国比赛当中都获得过非常好的成绩。他们都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但是，因为参加比赛，并不是说，我一定非要拿第一名。我的弹琴，热情是热情的，但是有许多的问题，可以在比赛当中一下子把我搞掉。因为我弹琴不是很成熟的，而且上台不象北京（选手），他们是非常稳定的，很理智，上台都能做好。我呢，常常就会，太热情了以后呢，有很多毛的东西，就是说，我觉得我不一定要拿第一，谁好，对我就是一个威胁。我觉得谁好，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不能说这是我的一个威胁……”

陈韵劼的演奏的确充满了灵气，不仅技巧扎实，而且在音乐表现上也相当独到。尤其他演奏的李斯特《塔兰泰拉舞曲》，触键灵活，音色非常漂亮。正如行家们的预料，他顺利地闯入了决赛。

在少年组的比赛中，有两位来自四川的小选手非常引人注目。十五岁的小

姑娘陈萨和她的小师弟，十四岁的吴驰，作为历来默默无闻的内地音乐学院学生，他们两人在比赛中的表现异常突出。陈萨那自然天成的音乐感觉，以及吴驰训练扎实的技巧，给所有的观众和评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来自内地，所受的音乐熏陶还很不够，音乐上的表现力还有待提高，但他们在演奏中所显示出的才气和潜力却是毋庸置疑的。相比之下，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选手们就显得不那么耀眼，尽管他们发挥得也很出色。

少年组当中的外国选手也是实力雄厚，各具特色。尤其是前苏联选手，他们以扎实的基本功，味道纯正的音乐风格而显示出他们深厚的文化传统与丰富的艺术修养。象俄罗斯的伊琳娜·施库琳基娜，她的演奏具有典型的苏联学派特点，触键结实有力，声音富于穿透力，而且，无论在什么场合，她的状态都表现得非常稳定，音乐处理上既热情洋溢，又不温不火，具有一种少年老成的大将风度。

23日一天连续三场初赛之后，当晚即公布了进入复赛的名单：五名中国选手和三名外国选手进入下一轮的比赛，其中包括两位四川选手陈萨和吴驰。次日下午两点整，少年组复赛开始。与成人组不同，少年组复赛每人演奏时间是35分钟。但是，所有的选手们都和成人组一样，竭

尽全力拿出自己的最佳水平。由于少年组比赛的日程安排得比较紧，进入复赛的选手缺乏休整，一些人的状态受到了影响。象陈萨，她在第二轮当中的表现与第一轮相比就显得平了一些。令人惊讶的是，在第一轮比赛当中表现就很不错的吴驰，复赛里更是势不可挡，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演奏的李斯特《梅菲斯托圆舞曲》博得了全场观众的热烈喝彩。经过连续两场的比赛，决赛名单公布。四川选手陈萨和吴驰异军突起，压倒了各路好手，双双闯入决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记者在决赛前采访了两位小选手的老师，四川音乐学院的但昭义教授：

问：“这次您带的两个学生同时参赛，而且双双进入了决赛，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前，咱们国家办的比赛，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参赛选手当中，一般是以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为最强，但是这次四川选手表现得非常出色，您对此有何评价？”

答：“我们，本来是来学习的。因为我们是‘第三世界’嘛，就要迎头赶嘛！”



少年组冠军陈萨与她的老师但昭义教授



决赛后当晚，评委会公布最后名次

所以就多做些努力，这次，我们这两个孩子，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才能，也加上他们很努力。四川在内陆地区，比较闭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那儿还是有一些交流的机会的。国内的专家也好，国外的专家也好，到我们那儿去，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我们有了交流的机会，有了我们自己的努力，取得一点成绩，是微不足道的。”

问：“您的这两位学生表现得都非常突出，请问您是怎么教授他们的呢？”答：“我是周广仁老师的学生，我不过就是把我从周先生那儿，和其他老师那儿学的东西传给我的学生，就是这样的。”

问：“您是不是觉得，通过这次比赛，您的两个学生都获奖的话，能够对内地的钢琴教育有所促进？”

答：“那肯定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这次国际比赛的评委都比较权威，能够给我们这样的评价，我们的努力得到一种承认，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我想，对其它地方院校肯定也是有激励的。”

问：“这次因为两位四川选手表现

非常突出，在进入决赛的选手当中，只有一位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陈韵劼，中央音乐学院的选手反而被淘汰了。这说明你们的实力非常的强。”

答：“我看，比赛有时候是很难说的。也可能有一些临场发挥的问题。我觉得，不能因此就觉得某个学校教学有什么问题，因为，有的选手，他的机会，

或者是他的准备，还没有能够使他有这个表现的可能，也是一种原因。”

问：“那么，您能不能从总体上评价一下这次参赛选手的水平？”

答：“总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少年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因为好的选手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能不能进入决赛，心里还是没准儿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信心，因为来的外国专家也好，国内专家也好，到我们那儿听过他们的演奏，还是给了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也是进取，还是要力争表现好一些。”

25日，绝大部分的评委和选手都兴致勃勃地去长城游览了，而参加决赛的选手们仍不得休息，加紧开始了乐队合练。由于两个组都增加了一名决赛选手，因而排练时间异常紧张，为此还增加了一个半天，即便如此，每个选手与乐队合练的时间也非常有限，十位选手象走马灯似地轮番上台。到这一阶段，中国选手的弱项就显示出来了。尤其是少年组选手，由于很少有机会与交响乐队合作，在这方面的经

验非常之少，可以说几乎是凭感觉在找乐队的节奏。例如两位四川选手，他们从来没有合过乐队，所练的协奏曲也只是合过双钢琴，因而在与乐队的合排当中发生了困难。特别是吴驰，他选择的决赛曲目是李斯特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不仅技术难度大，而且乐队部分也相当复杂，要求乐手具有全面的音乐修养和配合意识，毫无经验的他，在与乐队的合练中显得很吃力，而俄罗斯的伊琳娜与吴驰选择的是同一曲目，她在排练的时候，就显然得心应手，不仅在音乐的表现上做得相当到家，而且还很好地兼顾了与乐队的衔接和呼应。26日上午，三位成人组的外国选手进行乐队排练，也出现这种情况，虽然不象少年组那么明显。

9月26日下午两点钟，'94中国国际钢琴比赛决赛正式开始。首先是少年组的选手出场。陈韵劭和伊琳娜，由于两人以前都参加过大赛，有合乐队的经验，发挥的都很不错，最富戏剧性的，是第一个登台的吴驰和最后一个登台的陈萨。由于前一天合乐队发生了困难。吴驰在决赛中的状态受到了影响，演奏中似乎总是带着负担，与乐队的合作虽说还算完整，但还是影响了他的正常发挥。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小陈萨的表演，尽管在排练的时候有些不适应，但决赛中的她，镇定自若，超水平发挥。在与乐队的合作中，除了第一乐章有一处稍微有些脱节，整个作品完成得非常好。不仅做到了与乐队的呼应，而且很好地表现出了作品欢快向上的意境，给人一种活泼

可爱、挥洒自如的感觉。虽然，所选择的曲目——门德尔松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在技术难度上并不很高，但不可否认，她不仅有着非凡的音乐感觉，而且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一曲终了，掌声经久不息。赛后，人们纷纷涌向后台，热烈的祝贺与鼓励包围了她。记者们不失时机，马上开始采访。英国利兹国际钢琴比赛的执行主任杰夫里·迪·凯瑟先生也挤进人群，递给陈萨一张名片，对她说：如果你来英国比赛的话，可以来找我。所有这一切，令指导老师但昭义教授异常激动，热泪夺眶而出，近年来，内地的专业音乐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今天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当中的艰辛和汗水，只有象但教授这样的耕耘者才会有切身的体会。

少年组决赛选手的上佳表演，在赛场上掀起了一次高潮。当晚，成人组的三位中国选手也展开了决赛。这三位选手都是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优秀青年钢琴家，而且每个人都在前一轮的比赛中有突出的表现，决赛中必然也会有一番当仁不让的较量，果然，每个人都有独到的演绎，几乎赢得了同样热烈的喝彩。次日晚，成人组三位外国选手也进行了决赛。到这时，比赛已经完全进入了最后白热化的争夺，在前两轮当中表现平平的几位外国选手，此时发挥出了自己善于驾驭乐队的优势，在三位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选手当中，是韩国女选手申祥贞是与乐队配合最为默契的，俄罗斯选手伊戈尔也一反复赛时发挥不佳的状态，演奏的普罗科菲耶夫《第三

钢琴协奏曲》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匈牙利选手克里斯塔·科瓦契斯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也以热情的演绎和辉煌的技巧而赢得人们的赞许。如果说，在前两轮，中国选手占

人都屏住了呼吸。周广仁教授由于兴奋和激动，声音有些颤抖：第六名，中国，高平（同时获得中国作品演奏优秀奖）；第五名，俄罗斯，伊戈尔·列斯尼扬斯基；第四名，中国，朱叶；第三



成人组选手盛原（前）与高平（后）在赛间切磋琴艺

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优势的话，那么在决赛当中，外国选手在与乐队配合方面的优势使他们的得分直逼中国选手。两场决赛结束后，六位选手的表现确实让人难分伯仲。

9月27日晚十时左右，全部的比赛终于结束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评选，当晚11时许，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全体评委走上了舞台。在吴祖强教授简短地介绍了各位评委以及评选情况之后，评委会主任周广仁教授开始公布成绩。首先是少年组：第四名，俄罗斯选手伊琳娜·施库琳基娜；第三名，中国，吴驰；第二名，中国，陈韵劼。此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因为最后的结果已经揭晓：正如大家所期望的，中国小姑娘陈萨以无可争议的优异表现成为本届比赛少年组的冠军！同时，她还荣获了中国作品演奏优秀奖。接着公布成人组的成绩。这是更加令人紧张的时刻，每个

名，匈牙利，克里兹塔·科瓦契斯；人们的心收得更紧了，因为只剩下中国选手盛原和韩国选手申祥贞了。最后的结果是：第二名，中国，盛原；第一名，本届比赛的

大奖获得者，是韩国选手申祥贞！热烈的掌声与喝彩涌向舞台！这不仅是对所有参赛选手的祝贺，也是对全体评委们的由衷敬意！

综观这次比赛，少年组中国选手的出色表现确实是无可争议的。而成年组，在前两轮表现相当突出的三位中国选手，经过第三轮的决赛，成绩却被外国选手超过。尤其是夺魁呼声最高的盛原，最后不敌韩国选手申祥贞，取得了第二名，这不能不说有些许的遗憾。但客观地分析一下，不难看出，外国选手在熟悉作品和乐队配合上，的确占有相当的优势。仅以盛原和申祥贞演奏的两版《拉二》对比来看。前者的演绎诚然非常注重音乐上的表现，尤其是第二、三乐章，柔情处哀婉动人，热烈处豪情万丈。然而，协奏曲归根结底还是交响乐作品，尤其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极其强调作品

的交响性，因此乐队专用部占有极大的比重，盛原的演奏尽管有出色的音乐表现，但在不少地方显得与乐队有些若即若离。反观韩国选手申祥贞的演奏，所有段落都可以说与乐队配合得天衣无缝，使作品的完整性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同时，她在音乐上的阐释也是独具特点。赛后，一些评委透露，盛原的失利的确是吃亏在与乐队配合上。另外，在作品的准备充分程度上，外国选手也占有优势，例如申祥贞，仅两个多月前，她在德国柏林演出过这部作品，自然能够更好地把握乐曲的舞台感觉，再加上她年龄较大（32岁），经验相对要丰富很多。在决赛中，盛原听过她的演奏后，也称赞说：“确实好，确实好！”相比之下，中国选手对作品就显得稍微有些生疏，象盛原，在比赛前，他的“拉二”从来没有合过乐队，而且主要是在暑假当中练下来的；而高平，则是赛前约两个月临时改换的曲目（原来是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自然在登台的时候显得不那么游刃有余，总觉得似乎是音乐表现与乐队配合不能兼顾，不过公正地说，这次比赛中担任协奏的中央乐团交响乐队，表现确实有失水准。原本应该是很熟悉的作品，不仅很多段落缺乏声部之间的平衡，而且发生了好几处不应有的明显失误，不少选手反映，指挥不够注意与选手之间的呼应，很多地方选手只能舍弃音乐上的表现，而去“照顾”乐队。这无疑影响了选手的发挥。但话又说回来，同样是这支乐队，外国选手在配合上的表现就显示出了相当的适应力，因此，乐队方面的问题姑且

不论，中国选手在这方面缺少磨练的确是实际存在的问题，当然，我们不能仅以一次比赛论英雄，中国选手在本届比赛中的优秀表现是人所公认的，只要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无疑会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展现更加出众的才华，就象赛后，日本评委中村弘子对盛原说的：“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一定是第一名！”

任何一个比赛，既有辉煌，也会有遗憾，既有成就，也会有不足，本届比赛的选手水平，很多专家和观众都反映，是比较平均的，不少被淘汰的选手，同样有出色的表现，象在第一轮就被淘汰的法国选手伊夫·马拉。他的演奏细腻、流畅，音色华丽，富于想象，得到公众的普遍好评，他的出局，被认为是比赛中失去了一种独特的演绎风格。还有中国的缪宁博，以及日本的小山香积、乌克兰的科尔塔科夫、俄罗斯的莫那西波娃等等，可以举出很多，但比赛是严酷的，遗憾也是在所难免的。另外，很多人也注意到，历来在音乐比赛中实力雄厚的中央音乐学院，在本届比赛中的表现实在有些令人失望：在两个组别的比赛中，中央音乐学院的几位选手全部被淘汰！显然“遗憾”二字是不能解释全部问题的，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在比赛期间曾经自发地组织过“畅谈会”，对这一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但这已不属本文报导之列了。

9月18日晚，在世纪剧院举行了比赛颁奖仪式和获奖者音乐会。历时11天的’94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成功的比赛，潜在的问题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访谈录

● 盛 方

'94 中国国际钢琴比赛结束了。这是中国举办的头一次大规模、高水准的国际钢琴比赛。赛后各方反映非常热烈，对于这次比赛的意义，记者首先采访了比赛的艺术总监吴祖强教授：

“当然，能够有能力举办一次国际钢琴/音乐比赛，说明了这个国家音乐发展的状况、钢琴这个乐器在中国的影响——当然，从世界上来说，我们算是年轻的，但是在中国也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而且特别是解放以后，我们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进步，培养过不少有影响的钢琴演奏家，他们在国际上都取得了声誉，而且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钢琴界的同志们一直很希望办一次国际钢琴比赛，显示我们的实力，以及在国际上加强这方面的交流，来促进自己的艺术事业的发展。我们86年举办过国际小提琴比赛，影响很好。钢琴这个乐器在中国社会上的影响绝对不低于小提琴。你看看近年孩子们学钢琴的热潮，全国各大城市都是这样。所以钢琴界的人士很希望我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钢琴比赛，展示我们的成果，同时推动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次国际钢琴比赛的举行，意义还是很重大的，特别对于钢琴界，也对我们整个音乐界，说明现在我们达到了什么样的状态，而且能够和国际上交流、联系，与国际接轨，具有了这样的条件。所以我想，钢琴界当然很兴奋，而且引起了社会上的重视，特别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注意。比如这次我们组织这个相当权威的评委会，很顺利，就是，各个国家的有影响的钢琴家们，和一些重要

的钢琴国际比赛的负责人，都对中国能够举办一次国际钢琴比赛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好的影响，我想这次比赛，还是令人满意的”。

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周广仁先生既是本届比赛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还担任评委会主任的工作，比赛中的工作千头万绪，任何一点考虑不周都可能造成问题，周广仁教授以超乎常人的精力和细致入微的工作，出色地协调起各方的合作，调动起所有人的积极性，正是由于她的热情奔走和不懈努力，才使比赛取得了如此圆满的成功，所有这些，使她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她谈到的仍然是选手们的优异成绩，言语中流露出她是多么地喜欢这些孩子们！同时，她不仅谈到了这一次的成功，还有对将来的美好设想：

问：“您这次是比赛的评委会主任，在这次比赛结束后，您对这次比赛的总体评价如何？”

答：“我非常高兴！因为我觉得这次比赛还是非常圆满的。从选手最后评选的结果，我想，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符合大家的想法的，也是很公正的。当然对选手的有些名次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想大家觉得这个结果还是很好的。这次比赛的水平呢，好多评委都认为，作为第一届，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是非常好的，出乎意料的。我也很高兴，我们这次有三位中国的选手进入决赛获奖，还有三位其它国家的——俄罗斯的、匈牙利的和韩国的选手。所以这是

一次很好的交流。有一些演奏家更成熟一些，我们的选手年轻一些，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选手这次表现得很好！特别是，三个人都是现在正在国外留学的。通过几年的留学，看到他们这次回来汇报，都看到他们有很大的进步。这是我最高兴的。少年组可以说，本来是我们比较强的一个年龄段。这次表现也比较突出，高兴的是，看到这次有两个四川的小孩儿，弹得很好，引起大家的注意，所以，不仅是有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应该说，四川音乐学院的钢琴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当然，这次参加全国的选拔，各个院校都进行了预选赛。有很多同学也都是弹得不错的。这次没能来参加比赛，但是他们都来参加观摩了。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问：“这次比赛，可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那么，第一届比赛成功之后，你们今后有什么设想吗？”

答：“当然，我们希望，今后能够继续进行下去。开了好头呢，总希望能有个继续。好多评委也很关心，说：你们第二届是什么时候，第三届是什么时候？还希望我们能够参加‘国际（音乐）比赛世界联合会’。这要成功地举办两次以后，才有资格申请。我们当然也应该做这样的努力。但是我希望，今后的比赛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更大支持。特别是我们政府，文化部方面，如果能够挑这个头，来举办这样的国际比赛，我想会更好。”

这次比赛当中，少年组选手的出色表现成为所有评委、专家以及观众们的热门话题。英国利兹国际比赛的执行主任杰夫里·迪·凯瑟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这个国家举办的头一次国际性的（钢琴）比赛，从这一点来说，比赛的组织者就完全有资格获得最好的赞扬，他们认识到，为了帮助一个国家在国际音乐界，尤其是钢琴界占在一席之地，有必要举行一个国际比赛，以吸引世界其它国家的观众和年轻音乐家的注意。从这一点来说，组织者应该得到祝贺。比赛的水准非常高。而对我来说，令我大开眼界，让我感到非常出色，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少年组比赛的水平，我听惯了全世界的各种比赛，我这辈子已参加过6、70个比赛。作为利兹国际钢琴比赛的执行主任，我

出席了很很多的比赛，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这里的成人组比赛水平相当出色。但正如我所说过的，从各方面都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年龄最小的钢琴家的水平，他们大多数都在16岁以下，这显示出教学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他们都没有象一些成人组选手那样出过国，他们完全是在中国国内受的教育，虽然我对这里的教育体制知之甚少，但是这种教育的水平和这些年轻人的天赋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我要回到英国，大声地赞扬他们，我已经被迷住了。我听到这些年轻人演奏的作品可以胜过很多年纪比他们大的人。”

对于我国的钢琴教学，迪·凯瑟先生的夫人，本届比赛评委范妮·沃特曼女士也给予了极高评价：

“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有音乐上的天赋，但是，除非得到早期的训练，就象你们这里这样，你是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的。事情的开头是非常重要的。当我看到你们的节目单时，发现一些孩子从四、五岁起就跟妈妈开始学琴。你们开始得都很早。我认为，你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钢琴演奏学派，就象在俄国，他们的古典音乐学派从很小开始就训练音乐家，你们这里也是这样做的，我认为你们的将来是非常光明的。”

曾经几次来过中国讲学、演出的奥地利评委保罗·巴杜拉-斯柯达先生以及波兰评委巴巴拉·海瑟-布科夫斯卡女士，都对小音乐家的精彩表演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扬。

斯柯达说：“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比赛的高水平，尤其令人惊讶的，是少年组选手的出色水平。我相信，他们当中的两、三位，如果继续这样发展的话，会成为伟大的国际艺术家的。他们的演奏使我屏住了呼吸，非常令人兴奋。”

布科夫斯卡说：“一些参加少年组比赛的选手令评委们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的水平完全可以参加成人组的比赛，只是因为年龄所限。”

由衷的赞扬，热情的鼓励！而作为少年组两位获奖选手的指导老师，但昭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非常谦虚。

问：“今天您知道了结果，心情怎么样，非常激动吧？”

答：“当然，当然！在这么一个大赛上，（我的）学生获奖，而且拿到第一名，这个我非常高兴！这是我教学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评判吧。非常高兴！”

问：“这次，可以说是四川选手异军突起，您的两个学生都进入决赛，而且同时都获了奖。”

答：“我觉得，在这个国际大赛上，四川选手就是中国选手，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强调四川选手，他们是代表中国的，都是为祖国争了光。我觉得作为四川的选手在中国办的首届国际钢琴比赛上，能够为中国争得荣誉，这是我们的荣幸，也是我们的愿望。”

比赛是成功的，但不少专家和评委也清醒地认识到了潜在的问题，艺术总监吴祖强教授在谈到比赛中的成绩的同时，也谈到了不足，他说：

“大陆的情况，我觉得少年组的情况比成人组的情况更好一点。如果作为中国选手，我们在成人组的决赛中，有三个中国的选手，另外分别是俄罗斯的、匈牙利的，还有一个是…韩国的。所以，这个面儿还是不错的。但是三个大陆的选手呢，他们都是在外国学习的。当然基础是我们给打的。有的出去的年头长一点儿，有的出去的年头不太多，所以这个成绩，跟大陆的钢琴培养打下很好的基础有关，但大陆本土参赛的选手，比较遗憾，成人组一个都没有进入决赛。这也暴露了我们今后需要加强和提高的方面。这主要是在整个的音乐修养上头，气质的熏陶等等。还是西洋艺术嘛，他们在外国学习有更好的环境，能够使他们的这个意思表现得更好，也还包括技术上的更进一步提高。所以我觉得，要说对大陆，对我们自己的钢琴教育有所促进的话，正是这些，能够促使我们看到自己的弱点，今后来进一步的改进。而且通过这种交流，得到更好的提高。少年组，大陆的选手就相当出色了。你看，四个进入决赛的有三个是中国选手。一个是上海的，两个是四川，一个是俄罗斯的。他们的表现都是很好的，很出色。四川的两个选手都是但昭义先生的学生。所以四川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他们都很不错，评委们也都很喜欢他们。所以，我觉得，我们少年组的状况就比成人组的成绩要好。这些年，我们也发现的这个问

题：我们青少年的音乐人才的成绩和实力还是相当强的，可能是我们的孩子们学得早，老师严格，而且能够很好地打基础，他们也很努力，所以进步很快，但是到了年龄越大，需要更提高修养，扩大曲目……的时候，就慢慢地差点了。除了去国外学习的，能够较正常地得到发展；在家里的人，就觉得有点跟不上，这也是我们今后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想点什么办法。音乐环境的改善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但我想，加强交流，多来一些著名的音乐家，和例如这样的活动，让大学都开开眼界，能够提高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这可能是有好处的。当然这还需要长时间的奋斗，才能够把整个的钢琴艺术的水平提上去，这次比赛，我想会起很好的作用。”

中央音乐学院李其芳教授也谈到了中国选手在比赛中的不足：

问：“比赛已经结束，作为比赛的评委，您对比赛中中国选手的表现有何评价？”

答：“我觉得，中国的选手，准备得可能比较匆忙，但是他们的表现应该说是非常出色的。要知道，他们还是非常年轻，对国际比赛或者演奏的经验都还非常少，所以，这就留下一个问题，我通过比赛感觉到，今后我们应该给青年的钢琴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条件？这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问：“这次比赛当中，在成人组当中，决赛的三位中国选手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而国内的选手在头两轮都已经被淘汰。对这个怎么看呢？”

答：“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国际比赛，都是从音乐学院的学生里头挑选（选手）。这个本身可能已经存在一些问题了。你看这次得（成人组）第一名的选手二十八、九岁（实为32岁），她非常成熟，艺术修养非常高，所以我们以后，要推出国际舞台上的音乐家，眼睛不能只看着音乐学院的中学生或是大学生，我们的眼光应该更开阔，因为我们的比赛本来就是到37岁（应为32岁）嘛”。

在与记者交谈当中，成人组三位海外归来的选手也说起了一些国内外音乐教育上的差异，朱叶出国八年，感触最深的就是，老师上课并不死抠技术，更多地是注重音乐灵感的启发，使学生在深切的体验中掌握作品的精髓，这样练出来的作品才是自己的，而

不是老师“教”出来的。高平也感觉，国内的音乐学生，似乎学钢琴的就只听钢琴，学小提琴的就只听小提琴，而缺少对其它音乐门类的兼容并蓄；盛原也和记者谈到，在国外的音乐教学中，非常注重合奏的训练，乐队课、室内乐课等比重非常大；而在国内则比较缺乏，似乎有一种观念：独奏搞不好才去弹伴奏，才去拉乐队，记者在与中央乐团的乐师们闲聊时，不少乐师也都感觉，国内的选手独奏都很不错，但是缺少对“全部的音乐”的掌握，因而在与乐队的合作时缺乏驾驭能力，这些都是我们在今后的教学当中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意见。

幕后拾遗

任何一次大的国际比赛，从策划到组织到实施，其工作之繁杂是可想而知的。比赛接近尾声的时候，记者利用选手轮空的一点点时间，采访了本届比赛组委会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

问：“因为这是咱们国家办的第一个国际钢琴比赛，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国际水准的比赛。你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组织工作，你觉得哪些方面是最难的，难点在哪儿？”

答：“组织工作上，难的方面是时间比较短。据周广仁教授及有关专家讲，这么大的钢琴比赛，一般要筹备两年或者两年以上的。我们这次大概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从最早起草章程，发出报名表，选手报名，报名截止，审听，直到通知选手取得来京参赛资格。我感觉得难点在于：时间上，技术上，很多事情不允许。鉴于中国的情况，欧洲大陆及俄罗斯的选手，距我们较远，联系起来还是不畅。这样在组织工作中，有些事情就迟迟定不下来。就是定不下来的事情太多了！到底有多少人报名，这个选手来，还是不来…比如具体到我们的接待工作：给他订不订房间？去不去接他？他来了以后，抽签、顺序号怎么排？比如说，我们47个选手，有多少选手在三个月以前都告诉我们，肯定来，还是肯定不来。我们再编排日程，今天赛三个，明天赛两个。这样我们就排定了。你看我们的日程表上，没有每天比赛多少个人。就是有这些因素在里面。很多事情定不下来。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反映出时间仓促。再一个难点就是：资金上的问题。这点也是感触

比较深的。最后，当然是因为黄枫先生在日本非常艰苦的努力，日本四个著名的企业赞助了一些美金。在国内来讲呢，也是在今年的八月份，刚刚有四川省达川地区的行政公署赞助了我们一部分钱。这是国内唯一的一家。资金的到位情况，也直接影响了（工作的）进程。如果资金能够及时到位，充足的话，有些工作也能抢在前头，总的来讲，资金还是比较顺利，不论筹集资金多么辛苦，最后算圆满地完成了，保证了比赛的正常使用。没有因为资金拖时间。毕竟这也是头一次。再难的就是，中国是第一次举行这个比赛，通过我们文化部、各驻外使馆、音乐家本身在全世界广泛地宣传。高水平的选手到底怎样来看待这个比赛，是否重视，是否都能把高水平的选手吸引来？这点也是我们很担心的。从这次报名的情况，就出乎意料。过去以为，可能不会有几个外国人报名，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国内，还有海外留学生，结果一报名，有24个国家的154个选手，使大家非常震惊。据周广仁老师、吴祖强老师介绍，大多数评委反映，我们第一次（办比赛），来的这些选手的水平是可以的。从比赛的进程等各个方面，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是比较顺利的。国际上的一些评委，著名的音乐家，反映都比较好。”

问：“那么，其它一些国家的评委也是你们出面邀请的吗？”

答：“评委的邀请是我们这次整个比赛工作当中，可以算是最顺利的一项工作。最早我们在策划这个比赛的时候，有几个担心；第一是担心有没有高水平的评委，第二就是担心有没有高水平的选手来参赛，当时，我们通过周广仁教授、各驻外使馆的文化处，跟这些（国家联系）。咱们提的名，就是周广仁老师他们写了12个人的名字，每个人发了一封邀请信。这些人在几乎没有问评委费，没有问经济上的条件的情况下，马上都一口应允，愿意来中国担当评委。这点可能是我们这个大国，还是有影响的，非常顺利。而且这次选手们的奖状上有了这些评委的签字，我想在世界上也是说得过去的，基本上，各个国家来的这几个评委，都是属一属二的。”

问：“这十几个评委当中，只有一个俄罗斯评委（弗拉森科）缺席…”

答：“俄罗斯这个评委是这样：他八月份，在病床上给我们发了一封传真。他这封传真是在病床上，用手写的，他特地注明了。他患的是癌症，正好在这段时间要动手术，表示歉意。（这是唯一缺席的评委），而且今年八月份才通知我们。（这是在评委邀请工作中的一点小小的遗憾）。他在八月份通知我们，想要再加一个评委也不太可能了。”

问：“那么总的说来，我们的头一次钢琴比赛，尽管面临着重重的困难，还是相当的成功的。”

答：“因为我不是搞钢琴专业的，不能评论这个是否成功。从组织工作来讲，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现在我只能说，没有出问题，大家合作得很愉快，各主办单位之间合作得很愉快。我引用一句文化部副秘书长阎东的话说：我们之间经常争吵，但是争吵过以后，大家都是讲理的。最后谁有理，大家还是讲理的。合作得是非常愉快。”

愉快的合作，美好的记忆！但愿这不仅仅是美好的记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再次携手，再度辉煌！ □

比赛花絮

▲**未公布的特别奖**：澳大利亚悉尼国际钢琴比赛的评委会主席，是组委会作为顾问邀请来观摩比赛的特别贵宾。他的往返路费全部是由组委会提供的。他自己要求，把组委会应该付他的机票钱拿出来——1000多美金，奖励一位最出色的中国选手，不管这个选手是否进入决赛，只要哪个中国选手最好，他就奖励给谁，更为可贵的是他拒绝了组委会的再三表示，而坚决要求在颁奖晚会上不宣布这个奖，不做任何的宣传，他将在选手下台以后，在组委会人员的陪同下，在选手的奖状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亲手交给这位选手。

▲**千里迢迢看比赛**：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艺术院校的老师和学生前来观摩，其中就有十几位从遥远的新疆坐了三天三夜火车赶来的观众。新疆艺术学院的老师图木力斯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国际比赛，出国观摩比赛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想，在国内有这样的比赛，我们一定要争取来听一听，开开眼界。”全新疆一共来了十三个人，有乌鲁木齐，南疆的阿克苏，还有克拉玛依和新疆各地的老师和同学，大家在两个多月前就订好了套票，来京后也是场场不落。

▲**“我不害怕”**：少年组比赛的冠军获得者陈萨是头一次与交响乐队同台演出。记者

问她“头一次合乐队紧张不紧张”的时候，她笑着说：“一点都不紧张，我觉得有那么多乐队里的叔叔、阿姨陪着我，我不害怕！”

▲**投票画小人儿**：奥地利评委巴杜拉斯柯达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非常严肃的老头儿。而在他听到了陈萨的演奏以后，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本届比赛的评判，即：评委同意那一名选手，就在那位选手的名下画一个圈。斯柯达在陈萨的名字下面不仅画了一个圆圈，圈里还加上了一双可爱的圆眼睛和一张翘翘的小嘴巴！可见大师对小选手的喜爱。

▲**真假克莱德曼**：俄罗斯选手伊戈尔的长相与法国流行钢琴家理查德·克莱德曼非常相似，以至在一次演出后，几个小追星族拿着克莱德曼的照片请他签字。起初，他还不知道克莱德曼是谁，连连否认。事后，有人向他解释了缘由，他又得意洋洋地自称是“伊戈尔·克莱德曼”，并且在第二天就跑到音像商店里买了好几盘克莱德曼的磁带。不用说，也把店里的服务小姐吓了一跳！

▲**不说再见**：9月29日，所有的选手和组委会都将撤出民族饭店。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们井然有序地忙碌着。在住地，即将分手的各国选手们依依惜别，十几天的比赛，已经使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俄罗斯选手伊戈尔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对中国选手盛原说：“我不对你说再见，而是说——祝你好运！”

钢琴教育与钢琴表演艺术 发展研讨会在穗举行

由广州钢琴学会主办的《钢琴教育与钢琴表演艺术发展的研讨会》于12月4日在广州举行。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我国著名音乐理论家于润洋、何乾三、蔡仲德等专家、学者，还有来自香港的曾福琴行总裁、哈利臣钢琴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永超博士，以及关心钢琴事业发展的广州企业界人士佟炳才，宋蕊青等。广州钢琴学会会长伍正文副教授主持会议，与会者就“我国钢琴事业发展的方向及存在的问题、钢琴教育与音乐教育及美育教育之关系”等议题，进行了热烈、广泛的探讨。

《中国音乐》副主编管建华认为：儿童学习钢琴的目的是为了考级而学，还是通过钢琴把孩子引入音乐，使他们喜爱音乐。这是钢琴教育的一个首要问题。

著名音乐理论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何乾三说：不要把钢琴教学只看成是单一的，而应是全面的，包括欣赏能力，甚至做人。只要你教钢琴，就要把学生全面来培养，而不是仅仅为了考级。今天开这个研讨会，说明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美学、心理学等对钢琴教育的影响。

著名音乐美学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蔡仲德说：流行音乐在广州引导得很好，业余钢琴教学也应正确引导，并对全国起推动作用。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修海林说：不能单纯为了技巧而学钢琴，这样会使孩子们不喜欢钢琴，甚至不喜欢音乐。结果可能是今天卖出两万台钢琴，明天可能就有一万台闲置没有人弹。因此，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学琴目的。

何乾三接着说：业余钢琴考级的内容应扩展，加考乐理、和声、视唱练耳等内容，引

导孩子们掌握多方面的音乐知识。

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理论家于润洋教授说：这个问题不光是业余钢琴教育中存在，专业钢琴教育中也存在。不仅钢琴教育中存在，其他专业也存在。具有普遍性，这是整体文化素质问题。这不是学生的问题，而是老师的问题。有的人既没音乐，又没技巧，这样的人教钢琴只能误人子弟。有的学生考了八级，可以弹贝多芬的奏鸣曲，却不知道这首奏鸣曲是什么调，也没有一点音乐感。因此，师资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学琴热”是件好事，反映了中国人民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追求。

香港曾福琴行总裁、哈利臣钢琴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永超博士说：我四岁开始学钢琴，对音乐十分热爱。目前，中国的钢琴制作水平还不高，但外国的钢琴又太贵，与中国人的经济能力不相符。因此，我们试图引进先进技术，生产性能较好、价格较便宜的钢琴，以满足国内用户的需求，为发展中国的钢琴事业尽一点微薄之力。

这次研讨会，是广州钢琴界、国内音乐界专家、学者与关心钢琴事业发展的企业界的一次盛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目前广州乃至全国出现的“钢琴热”是一个好现象，反映了我国人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端正学钢琴的目的及提高师资的水平。代表们还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通过这次研讨会，必将对我省及全国的钢琴教育事业起到促进和推广作用。

周广平